

官場維新記



# 官場維新記

佚名著

官 場 雜 新 記

佚 名 著

\*

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

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 號 28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1/16 字數 62,000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6) 0.30 元

## 出版說明

『官場維新記』一書，無撰人姓名，是清末譴責小說中一本較好的作品。在『晚清小說史』和『晚清戲曲小說目』中著錄有一九〇六年（光緒三十二年）作新社刊行的一本『新党升官發財記』——簡稱『新党發財記』，就是此書。我們現在所据以校印的本子，却沒有出版處所及出版年月，書名也和著錄的不同。据我們研究，此書原名可能即是『官場維新記』，後來為了迎合讀者，方才改成較為顯露的『新党升官發財記』或『新党發財記』；我們現在校印的底本大約還是一個初印本。

這本小說，也和其他几种同類小說一樣，對清末官場的腐敗和丑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，並着重在揭發假冒『維新』，以求升官發財的官僚們的丑態。可是這本小說雖不失譴責小說本色，却沒有同類小說那樣過分的形容，或者牽扯過多、繁複瑣碎，因此給人一種較為清新的感覺，也就記錄出這時代的一些真實形象，這是它的長處。

清末的譴責小說，有一個通病，就是暴露當時的黑暗，看不出未來的希望，以致讀者在嘲笑、憤慨之余，隨之而來的不免就是一種絕望的情緒。這本小說在其故事的進程中雖還不

能給讀者指出一个較好的方向（这当然由於作者受到時代的限制），但作者最后強調，「一二假維新提倡於前，必有千百真維新踵起於后」。——当然作者的思想，还是清末「雄新黨」的改良主义思想，然而在那个時代，作者这一点希望和信心，却是非常可貴的，是同類小說中所缺少的东西。这是我們將這本書推荐给讀者的一个原因。

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三月

# 目錄

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 | 釀教禍公款入私囊 | 破成見舊人論新法 | 一  |
| 第二回  | 升官發財良言可佩 | 拜門投贊捷徑爭趨 | 一〇 |
| 第三回  | 酬報效特委購机差 | 企文明共联放足会 | 一七 |
| 第四回  | 受擲揄試讀拍拉瑪 | 宏結納新交勿克斯 | 二四 |
| 第五回  | 搜票匪良友慘俱亡 | 查礦案利权思独擅 | 三一 |
| 第六回  | 福州路集開礦股份 | 廣信府設熬腦公司 | 三八 |
| 第七回  | 防流弊訂學务新章 | 審先几講外交秘訣 | 四五 |
| 第八回  | 恃舊交了結交涉案 | 創新法抽收警察捐 | 五二 |
| 第九回  | 舊欢难續宿鳥驚飛 | 余痛未忘雄狐求偶 | 五九 |
| 第十回  | 膺憲眷兼差習藝所 | 盼良緣私遞懇婚書 | 六六 |
| 第十一回 | 駭众目独表大同裝 | 復私仇公布新聞紙 | 七三 |
| 第十二回 | 數語乖違人財兩失 | 一番辛苦名利双收 | 八〇 |

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回 | 保道員酬升官夙願 | ..... | 八七  |
| 第十四回 | 生財有道利尽礦山 | ..... | 九四  |
| 第十五回 | 爭拔擢大老徇私恩 | ..... | 一〇一 |
| 第十六回 | 揭假面往事具全圖 | ..... | 一〇七 |
|      | 辦學務訂專制新章 | ..... | 八七  |
|      | 承乏無人差兼營務 | ..... | 九四  |
|      | 賀升遷同寅設公餞 | ..... | 一〇一 |
|      | 寫熱腸小詞明本旨 | ..... | 一〇七 |

## 第一回 釀教禍公款入私囊 破成見舊人論新法

自來宇宙間一切人物，有個真的，必定有個假的。不期然而然，與那真的拼做一對，能够瞞過大眾的眼睛，教他辨不出誰假誰真。有時那假的還要勝過真的一等。這也是天地間一種不可思議的道理。所以有了一個孔聖人，便有一個鄉願；有了一個伊尹，便有一個霍光；有了一個周公，便有一個王莽。甚至堯、舜的禪讓，也有曹操、司馬炎一班人，戴着假面去學他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

譬如物類當中，魚目混珠，碁砢似玉，扶拔仿佛獅子，鉤吻賽是黃荊，一般也都有假。從前有個編西遊記的邱真人，他最明白这个道理。他那一部西遊記里面，不論什麼如來、觀音、唐僧、行者、八戒、沙僧，个个都帶個假的。

可見世界上學步效顰的事，处处有之，不足為奇。外國人說得好：中國人最富於模仿性，所以以偽亂真的本領，独有中國人最擅勝場。即如目下愛談維新的這些時髦朋友，滿口里都是維新的話頭，一面孔都是維新的氣概，只少額角上挂上一塊招牌，寫着維新兩個字。然而說他不是維新，他却老大冤枉；但究其實在，却是形式上的維新。要說是發於熱誠，出於血性，實事求是

是，幹那維新事業的人，恐怕一百個當中，尋不出一兩個來。雖然，莫說是這班假維新的人，於時局上毫無裨益；要曉得照着中國已往的情形，沒有這些假維新的人出來，把他改頭換面，起個根基，就是一萬年之後，也還是一個老大帝國。所以這些假維新的人，也是斷乎不可少的。看官若不相信，待編小說的先把官場中一個專講維新的人，將他生平歷史，演說出來，給大眾听听。

這人生在江西省新喻縣城里，姓袁，名謂賢，表字伯珍；父母早亡。本是一個寒士，幸喜他自幼從着名師，學成一種無投不利的八股，所以到了三十歲上，便一戰而捷，中上一名舉人。他有个嫡堂兄名叫希賢，表字仰儕，是甲榜出身，一個戶部額外主事，一向在京供職。袁伯珍因為會試不中，就在本城里充當紳士。

新喻是個小縣，没有什么大人物，況兼他家出了一個部曹，所以他這紳士，在地方上很是赫赫有名；除了知縣大老爺，就算他最有勢力。但是他平日為人，最不佩服的是新法新政，和那外洋傳來的各種新學術。單只為自己愛抽兩口鴉片烟，所以每常對着知己朋友說：「外洋所有的東西，我一樣都不愛，只有印度國出的鴉片烟，與那墨西哥所鑄的洋錢，和我還有些緣分。」地方上一班不成材的秀才，听了他這種議論，都奉為不刊之言，所作所為，居然和他一鼻孔出氣；那下等社會的人，更是不消說了。

這一年上，有個外洋的教士，來到這新喻縣傳教。因為路過東鄉黃村地方，手下的西崽，到一個農家去買雞蛋，口角起來，不期引動了閭村的百姓，聚集三四百人，把這西崽打个半死；又恃着人多，趁勢把教士的行李，搶個罄盡。那教士見風勢不對，便覷個空兒逃出性命，連夜打從原路回到江西省城，去見撫台，把自己在黃村受辱的情形，一五一十，述了一遍，要撫台替他札飭該管地方官，勒限緝凶，按律嚴辦，並須將搶失的行李，照數賠償；還要叫黃村地方上的百姓，把打傷的西崽醫好，方肯干休。

撫台聽說，不敢怠慢，就星夜行文到新喻縣，着查明肇禍的始末，把這起重大教案，限期辦結；否則必要照例嚴參。這時新喻縣知縣姓胡，是個初次署事的人員，沒有經辦過交涉的案件，這天忽然接着撫台大人的札子。

拆開一看，猶如青天起个霹靂，吓得來手足無措。當下一面和老夫子商量，要請城守營派兵下鄉，緝拿凶手。一面差片請袁伯珍到衙門里，商議賠償教士行李的方法。

袁伯珍聽說本縣相請，慌忙來到縣署。那胡知縣就請他到花廳上相見，先把撫台的札子給他看了，說：「兄弟不過是個五日京兆，不想這些鄉民竟撞下這場大禍。據兄弟估量起來，教士的行李，不是輕易可以議賠的，至少也須一万、八千銀子，方能了事。現在凶手能够拿獲與否，

尙在未定；但賠款一節，却不能動用正項錢糧。所以要請老兄過來，替兄弟想個方法。這是地方公事，在老兄也是義不容辭的。」

袁伯珍聽說，方才曉得本地出了教案，然而一時間何從籌此鉅款？躊躇了半晌，方對胡知縣說道：「現在地方上的公款，只有積谷一項，可以暫為挪用；但是事過之後，要想設法補還，却有些難處呢。」胡知縣道：「只要把這起案子早早辦結，就把現在的肉捐、酒捐與各項鋪戶捐，酌量加上一兩成，補還這款，想也不難。」

正說之間，外面接帖家人上來回道：「城守營大老爺來了。」胡知縣聽說，便举起茶碗來。兩邊站着的家人見了，高呼送客，胡知縣立起身來，一直把袁伯珍送出花廳，口里說道：「請老兄從速把積谷款子，預備起來，毋須再籌別項款子了。」

袁伯珍回到家中，便把管理積谷的各圖董邀齊，對着大眾，將胡知縣方才的話，述了一遍。原來新喻縣的積谷，有三四万石，向歸各圖董分起收存。各圖董因為此項積谷，不遇着水旱荒年，是備而不用的；有的便私下里，將他變化了銀錢，拿去做買賣、生利錢；有的將他暗地里運回家中，今日一斗明日五升，都吃在老婆兒女的肚里。一兩年後，早已顆粒無存。此時聽說要清提這款，大家都慌了手脚，只得把實情告訴了袁伯珍，說一時買谷賠補，實來不及；況買的人多，

谷价必然飛漲，那里吃得起这宗大虧？要求袁老爺替大众想个出路。袁伯珍被一众圖董央求不过，便許各人照現在市上的谷价，限十天內，按照各人名下收存的積谷數目，繳上一半現銀，余下的再行設法。各圖董听了，都十分感激，當下謝了袁伯珍各自回去措备現銀，不題。

这里袁伯珍过了兩日，便聞得街坊上的人紛紛傳說，知縣大老爺為着教案，親自領着一班民壯，還有几十名民兵，到黃村地方上拿人，把闖村的男女老幼，唬得逃避一空。知縣大老爺沒了擺布，便把地保傳到，打了一千板子，問他要人。那地保急了，就指大众到鄰村上，糊糊塗塗拿了十几個人進城，似乎正凶還沒有拿着，只拿着一兩個幫凶；那教士的西崽却沒有下落，不知他那里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胡知縣忽然又來相請。袁伯珍到了縣署，依舊与胡知縣在花廳上相見。胡知縣道：「兄弟為着这起教案，連日都沒有空閒。昨天又接撫台大人一个札子，教把緝獲的凶犯从速解省，賠款一項，經洋务局總办与教士再四磋磨，要賠他八千兩銀子。幸是那西崽還沒有死，現已逃回省中。教士說他伤重，替他索养伤費一千兩。此事大約總得一万兩銀子，方能了結。現在兄弟已把當時在場幫打的人，拿着兩個，將他当做正凶，問了兩堂，錄了口供，明日就要解省，但不知尊处的積谷款子，現在預备齐集沒有？」原來袁伯珍連日收到各圖董的現

銀，已有一万七千多兩了，此時聽見胡知縣說，只用着一万兩，心下頓然得了一個主意，便捏造出一篇鬼話，向胡知縣說道：「這一起積谷，因為陳过了三四年，顏色氣味都改變了，各家糧食鋪，都不肯銷售。經治晚再三情商，才勉強銷去一半，然而照着市价，却要打个七折。現在這宗銀子，統共有一万一千多兩，存在兩家大錢莊里，若要用時，只要發個諭單前往提取便了。」胡知縣指望此案，即日办結，免得上司揭參，那里還去留心袁伯珍說話當中的弊病？當時便向袁伯珍打了一拱，說：「全仗老兄帮忙。將來兄弟另外借个名目，傳齊了这里三十六行店家，教他們公同商議，每月捐上千把兩銀子，彌補這款便了。」

袁伯珍見胡知縣已被他瞞过，心下暗暗欢喜。當時辭出縣署，回到家中，便細細打算，要把這宗侵蝕下來的銀子，匯到北京，託仰儕替他捐个大八成知縣，为下半世吃着不尽之計。

誰知过了數日，外間沸沸揚揚，說是京城里义和团起事，要殺戾洋人、教士，与中國出一口气。袁伯珍心下想道：「这番好了，我一向最厭惡的新政新法，从此可以剷除淨尽了。」自此袁伯珍便天天留心义和团的消息。初時間聞得大師兄的符咒如何利害，黃連聖母的法術如何高強，不想过了月余，忽然說是八國联軍已經破了天津，兩宮倉皇西幸，向山西太原府駐蹕去了。袁伯珍听了這話，仍是將信將疑，以为有了义和团這般本領，那有一敗塗地之理？

又过了几天，正想出門細探北京的情形，忽然仰儕家里，打發一個人來通報，說大老爺从北京回南，現已到家，請老爺過去会会。袁伯珍听说，大吃一惊，自思仰儕好好的在京供職，如何突地回家，莫非出了什么乱子，把功名丢了？一面想，一面跟着來人，急急的赶到仰儕家里。

只見許多親戚朋友，乱烘烘的坐滿了一書房，仰儕也在下面陪坐着，正在那里指手画脚，說那义和团。一見了袁伯珍，便站了起來，拉着袁伯珍的手說道：「兄弟，我此番与你見面，要算是鬼門關上逃轉來的人了！」袁伯珍見仰儕形容十分憔悴，說話又說得蹊蹺，忙問：「大哥，这是怎样講法？」仰儕道：「你且坐下，待我慢慢的說給你听。」袁伯珍依言坐了。仰儕便把义和团如何殺人放火，如何攻圍使館，与外人为难；那些王公大臣如何相信他；联军如何到了天津；兩宮如何蒙塵出走；自己如何被义和团糟蹋，如何溜出北京城，从德州旱道取路回南；一路上如何屢瀕於危；原原本本，足足說了一个多時辰。

袁伯珍听得出神，直待仰儕說完之后，方開口問道：「那洋兵为何这般利害，他竟敌得过义和团么？」仰儕嘆了一口气，道：「咳，兄弟你那里知道。那泰西各國最講究的，是政教兩個字。他那理財、練兵、殖民、保教，以及工農商礦諸政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尽善尽美。所有國內通行的律法，又是由上下兩個議院里的議員公同酌定，略有些兒弊病，就要及時更改，真所謂君民

一体，从沒有由朝廷独断独行，不管百姓們死活的。至於他的學術，尤其講究，通國的人，几乎沒有一個不是學堂里的出身。自从士農工商，以至天文、地理、律例、兵法、音樂、美術、文字、語言，样样都有个專門之學。其間最注重的是个哲學。他那哲學，仿佛我們中國宋儒所講的性理。他有了這哲學，所以就生出一种為人的道理，愛國的精神。這政教兩樣，便是外國富强的根本，我們中國沒有一樣趕得上他，就是近年來所行的新政法，不過學了外國人一點點皮毛；譬如目下那些愛學洋派的人，把辮子剪了，換了一身外國的衣裝，究竟他那面目，還是中國人的面目；他那心腸，還是中國人的心腸。憑你怎樣也改變不過來，有什麼用處呢？至於那義和團，个个赤手空拳，也不曉得什麼新槍快炮，那里可和那洋兵對敵？算來這些人死在洋兵手里，还是个糊塗鬼，真是可憐可憫的。」

袁伯珍本來是个最頑固的朋友，不論見了什麼新政新法，他意下却大不以為然，常說外國的人，不過仗着中國官府的勢力，來欺壓中國百姓，並沒有什麼本領的。今日听了仰僑這一席話，方才如夢初覺，如醉初醒，其平日輕量外國人的識見，變做了崇拜外國人的熱誠，要想從此改絃易轍，真心實意的做一番維新事業，便又問仰僑道：「義和團這麼一來，从前所行的新政新法，以後都用不着了么？」仰僑道：「為什麼用不着？反動力多一層，那維新的程度就要高一

層，這是各國已往的公例。據我看來，以后的新政新法，愈加要盛行的了。」袁伯珍道：「照大哥這麼說，將來大哥也要像模像樣幹兩樁維新的事業么？」

看官，袁伯珍此時，實是一片熱腸要想維新，所以說話之間，便把自己的意思，無心流露出來，但是主意還沒有十分拿定，還是可南可北的；假使仰儕听了他的話，能够因勢利導，劝他打疊起精神，規規矩矩做一個維新派中的完全人物，豈不是好？誰知仰儕听到这里，便呵呵大笑，說出些坏人心術引入邪途的話來。這一來，把個心腸極熱的袁伯珍，登時改了方針，換了宗旨，好好的一个真維新，變成了一個假維新。正是：

一言喚起三更夢，片刻分为兩样人。

要知袁仰儕对着袁伯珍說出些什么話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升官發財良言可佩 拜門投贊捷徑爭趨

話說仰儕听了袁伯珍的話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老弟，你莫非發了呆了？你可知道从前泰東西各國那些銳意維新的志士，都是吃了狂藥似的，拚着不要自己的性命，不管刀鋸在前，鼎鑊在後，只一味勇往直前，要想達到他的目的，到得後來，不是流血，就是斷頭，還要牽連了無數好人，个个做了刀下之鬼。像那日本的吉田陰、西鄉隆盛，法國的瑪利儂，意國的加里波的，這些人都是真維新黨的榜樣。所以說維新的幸福，是無數頭顱購得來的。兄弟你想：為什麼活得好，一個人，定要走到這條死路上去？況且照目下時勢而論，你我若要真個維新起來，恐怕一步也行不去；若說是為着國家，為着百姓，究竟那國家百姓，與你有什么相干？你何必把別人的千斤重担，担到自家身上來。倘一旦撞下禍來，真個流了血，斷了頭，還是算做忠臣，算做孝子呢？我以為為人在世，只要圖得些榮華富貴，太太平平的受用个一二十年，也就算交代得過。便說是要維新，不過借他做个升官發財的捷徑，千萬不可以認真的。兄弟你是个聰聰明明的人，為何忽然說出這句呆話來？」袁伯珍句句听畢，暗想這一大篇說話，一句也不錯。

正打算再問下去，只見仰儕的家人从里面捧出兩枝鴉片烟槍、一盞烟灯、一大缸大土清膏，